

# 大师的“文笔”问题

陈鲁民

日前,作家韩寒和画家陈丹青在湖南卫视电视节目中就阅读与小说讨论时语出惊人,猛烈“炮轰”众多文学大师,称老舍、茅盾、巴金等人的“文笔很差”,“冰心的完全没法看”,引起一片哗然,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广州日报》6月19日)

我不想介入这场争论,也不想评判其中是非曲直,只想就所谓“文笔”问题谈点看法。韩寒与陈丹青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作家一定要重视文笔。且不论他们眼里的褒贬臧否,至少,这也是时下许多作家的共同弱项:不重视文笔,没有文采,读起来生涩干巴,味同嚼蜡,平铺直叙,呆板木讷,没有语言美感,让人难以卒读。

依我管见,不论文学大师还是普通作家,文笔差的作品,大体有三类:

写得越长,文笔越差。大家公认的文笔好的作家,几乎都是写短文的,像鲁迅的杂文集、梁实秋、周作人的随笔、小品文,林语堂的幽默小品,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培根、房龙的随笔等。正因为其短,作家就有时间、有精力、有心情去精心雕琢,反复修改,文笔自然就好了。那些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巨

那么,好文笔是怎么来的呢?我以为也有三途:好文笔是呕心沥血呕出来的。尼采在《苏鲁支语录》中说:“凡一切已经写下的,我只爱其人用血写下的书。用血写书,然后你将体会到,血便是精义。”诗鬼李贺正是最好注脚,他的诗想象丰富奇特,意境新颖诡异,文笔潇洒飘逸,但每写一首诗,就像大病一场。所以李母一看到他动笔,就心疼地说:我儿又呕血了果然,他27岁即骑鹤而去。

好文笔是千删万改改出来的。要论文笔好,《红楼梦》当推第一,曹雪芹修改文章工夫之大,也实属楷模。在“蓬窗茅椽、绳床瓦灶”、“举家食粥酒常赊”、贫病无医、幼子夭折、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仍坚持“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真是“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正因为如此,《红楼梦》是迄今仍无人超越的文学高峰。

好文笔是学问堆出来的。没有扎实的学问来支撑,就不可能有好文笔,大家泰斗,学富五车,才会有“下笔如有神”的境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梁实秋的《雅舍小品》,钱钟书的《管锥编》,王元化的《思辨随笔》,无不是旁征博引,左右逢源,驾轻就熟,信手拈来,而且,想象丰富,深入浅出,文笔优美,堪称经典。

虽是在争论已故大师的文笔问题,如果能引起健在作家们对文笔的重视,这场争论就有意义了。



秋高图(国画)

师恩到

微闻

## 乐子

许锋

人都得有乐子。乐子是人活着的精神寄托和心理安慰。

富人有富人的乐子,可以吃得饱,穿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有钱,什么都好说,也好办。

穷人有穷人的乐子,乏了就坐在草地上,饿了就进大排档,睡醒了就打个盹,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明星有明星的乐子,出门前呼后拥,台上星光灿烂,“粉丝”挤破头只想见个面,有个风吹草动报纸上铺天盖地。

凡人有凡人的乐子,想跺脚就跺脚,想唱歌就唱歌,想在阳台上光着膀子就光着膀子,想和女朋友吃饭就和女朋友吃饭,没人理你。

百姓有百姓的乐子,有事找政府,没事盘算光阴,小日子过得悄无声息,不响却有滋有味,偶尔买个彩票,居然中了千八百的。遇到麻烦事,打个电话给报纸的新闻热线,记者跑得比兔子快,关注民生嘛。

老人有老人的乐子,有能耐的兼职,没特长的遛鸟,有孙子的抱孙子,没孙子的游四方。

中年人有中年人的乐子,上有老,有人关心爱护;旁有妻,有人知冷知热;下有小,有人撒娇捣蛋。

青年人有青年人的乐子,大言不惭叫抱负,意气风发叫本钱;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犯点错误可以理解。一句话,年轻,没什么不可以。孩子也有孩子的乐子,栽倒了

就打个滚儿,磕疼了就嚎几声,看见好玩的就赖着不走,遇到好吃的就不顾一切,搞个恶作剧大人还当有趣。

没乐子,生活就没滋没味。没乐子,人就没了动力。

为了乐子,有的人拼命挣钱,有的人使劲当官,有的人四处找闲,有的人埋头苦干。

乐子是属于大众的。无褒无贬。是个中性词。

没乐子就没了情趣,没了情趣人就没生气了。哪怕是一句玩笑,一个幽默,也是乐子。人生在世,快乐最重要。没有快乐,任何形式的人生都是失败的。

可是,为了乐子,也有的人革命小酒天天醉,喝伤了感情喝坏了胃;也有的人疯狂敛财无止境,最终走上断头台;也有的人钞票多得没处用,纸醉金迷犯糊涂。

乐子不可强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乐子,不能张冠李戴。

富人的乐子穷人不能强求,老年的乐子青年不能强求,女人的乐子男人不能强求,孩子的乐子成人不能强求,自然,贪官的乐子百姓不能强求,坏人的乐子好人不能强求。

但有的乐子其实不是乐子,是负担,是罪恶。比如大众把隐私当乐子,贪官把敛财当乐子,富豪把淫欲当乐子,暴徒把杀人当乐子,那样的乐子,往往是乐极生悲。

是,乐与悲,往往一念之差。

人生在世,找着自己的乐子,不容易。找着了,真快乐;找错了,你乐不起来,旁人偷着乐;若是你哭了解,一句话,年轻,没什么不可以。

孩子也有孩子的乐子,栽倒了

新书架

## 执王法：中国古代帝王与法官

黄雯

在中国古代,帝王与法的关系最简明单了的表示就是“王法”。因此,在封建社会,无论是帝王还是官吏,所执之法均为“王法”。本书所说的法官,和现代汉语中及现代审判制度中主持审判的“法官”官职是两回事。在中国古代,很难从官僚阶层中划分出一个法官集团。但是,当法官,又确实是中国古代官员的主要职责。尤其是各级地方官员,审判事务一直是他们最重要的职

责。甚至可以说,中国古代官员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充当法官角色的时候显示出来的。在传统戏曲、小说里的官员角色,一般都是以他们的审判事务来出场的,公案戏、清官戏直到今天仍然盛行不衰,以至于在一般百姓的心目中,官员就是坐大堂、判案子的法官。本书试图通过讲述31位有个性的法官与22位帝王王法执法而发生的的故事,反映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侧面。

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郑州地理

## 鳌子山的传说

朱永忠 卢玉根

荥阳市城区南11公里有座万山,“万山叠翠”乃是老《荥阳县志》所描述的荥阳十景之一,也是须水河发源地。从万山往南有一座藏在云雾中的山峰,远看像农村烙馍用的鳌子,故名鳌子山,当地人又叫它二龙山。还有一段民间传说呢。

据荥阳人士王文波、张瑞口碑相传,很久很久以前,鳌子山是块风水宝地,民间能出一斗二升芝麻官。一天,西天使臣路过此地,见怒气冲天,风水如湖水般翻滚,一浪高过一浪,十分壮观。他观其后,私欲作怪,想把此处风水撑到他的老家。

黄河龙王闻报不忿,郑州的好风水岂容他人染指!急命两大神龙镇守鳌子山。西天使臣见阴谋败露,气急败

坏,恼羞成怒,与二龙话不投机,杀在一处。两大神龙见西天使臣道行高,不敢轻敌,一使眼色,二龙出水,左右夹击。战了多时,势均力敌,不分胜负。黄河龙王见二神龙难以取胜,急返天庭,将此情上奏玉帝。玉帝命风、雨、雷、电四神下凡助阵。诸神一步来迟,二龙已被西方使臣打得遍体鳞伤。西方使臣放出弥天大火,企图将鳌子山烧成黑炭山,将此处风水毁灭掉。

为守住阵地,保住鳌子山的风水,二龙并肩作战,以死相拼。诸神见形势危急,一齐发威,狂风怒吼,电闪雷鸣,倾盆大雨浇灭了大火,西天使臣也被浇成了落汤鸡。二神龙见援兵到了,拼死反击,将西方使臣赶出了郑州,双双吐血而死。龙躯遗留在鳌子山石壁上,成为二条起伏连绵的土埂,永留人间。百姓为纪念二龙舍生护佑鳌子山风水,故称此山为二龙山。

谓凤毛麟角,人生是充满了成就感的。但是,这仅仅是指人生的长度而言,没有涉及人生的宽度。

什么是人生的宽度?比如那位爱好文史的副县长,因为爱好而产生了兴趣,而进行了研究,直至成为了这个方面的专家。这就是人生的宽度,是自己正常的本职工作之外的涉猎,或者说业余爱好。读书,钓鱼,养鸟,养花,收藏,体育,音乐,书画等等,都是属于一个人生命宽度的范畴的。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人生的长度是终生的事业,宽度中的部分只是生命的点缀,是对长度的有限补充。

但是,也有很多人,那些原来只是业余的爱好,渐渐成为生命的主流,从宽度变成了长度,把自己的人生美丽成壮观的风景。比如苏东坡,他虽然官至宰相,但是,千百年来人们所熟知的却是他的雄文诗词和书画,而这仅仅是他当年的业余爱好罢了。比如余秋雨,他的职位是戏剧学院的院长,是大学教授,他是研究戏剧史的专家,但是,人们所熟知的是他的业余爱好散文随笔,他的散文随笔使他不仅仅誉满中华,而且走向了世界,他成为了当代卓有成就的一代散文大家。

让自己的长度更长,这当然是一个人人终其一生的目标和理想。但是如果仅仅注意到了这一点还远远不够。仅仅有人生的长度,就注定了生命的过早枯萎和凋落。人生有长度也应该有宽度,才会给生命多一份备份,才会成为一片美丽的风景。如果宽度超越了长度,人生的风景就更加丰盈而开阔。

“我是总编,我是你的领导,顶头上司!”康介夫忽然说道,“你敢这么跟我说话!”

“那是你活该!你招我了!”李春天豪迈地转身走到自己办公桌前一屁股坐下了。

“我原来还一直以为你是个闷葫芦……”

“再闷的葫芦也不能让你们可着劲儿的欺负。”

“嘿,你说得跟真的似的,谁欺负你了,谁爱欺负你,谁有工夫搭理你呀!”康介夫轻蔑地说完这句话,快步进了他自己的办公室。在他关门之前,李春天清楚地听见他说:“肤浅!我都多余跟你废话!”

李春天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就当她打算大喊一声“老娘不干了”了的时候,发现他们办公室的玻璃门外已经围满了其他部门的同事,李春天吓坏了,忙不迭坐回去。但还是有好事者围了过来,七嘴八舌。“李春天你可真够牛的,敢跟总编吵架。”

“是啊,为什么呀?”

“说说,说说,总编今天怎么回事?”“你是不是不想在报社待了?”

是谁说的没文化真可怕?报社这种是个人都认识字的地方才可怕呢,一个比一个不是东西,一个比一个坏,一群流氓。

那一天晚上,李春天一个人做了三个版,中途她去饮水机接水,起身的那

一刻几乎晕厥。她告诉自己得撑住,拼尽全力撑过这一晚,她只觉得在喘一口气,跟谁?不知道,大概是自己。姚静把电话打到办公室来,“怎么样?”她问。

“放心吧,都做好了。”李春天有气无力。

“……主任,”姚静缓缓说道,“我得辞职了。”

李春天居然出奇地平静,“也好,”她说,“这工作不适合女的干。”

“不是……我喜欢在报社待着,但是我必须得辞职了……我跟‘姐夫’的事儿让小沈觉得很难堪,我不走,他就会走……”

“姐夫?……他知道吗?”李春天握着电话,朝康介夫的办公室看了一眼。

“跟他说过了,他说如果我愿意可以调别的部门,可是我想,还是走吧。”

李春天按自己家的门铃,梁冰给她开门,睡眠。李春天站在门口,

不等梁冰开口抢先说道:“谢谢。”

梁冰愣了一下,接着便转身去整理他刚才躺过的沙发,然后拎起之前盖在他身上的外套,一言不发地向外走。

瞬间的犹豫,李春天关上了门:“那个沙发拉出来就是一张床,你接着睡吧。”说完放下背包,脱掉外衣,进了洗手间去洗漱。等她出来,梁冰已经走了。

那时那刻,李春天心头一阵失落,为什么?她不知道。好比天空下着大雨,你撑着一把大伞站在街边,不远处站着另外一个没伞的人,“来我这吧,伞够大。”你说,可是人家白了你一眼,走开了。在站到你旁边和淋雨之间,人家选择淋雨,换了你,你能不失落?

李春天刚要关门,梁冰突然喊了她一声:“李春天……”

“啊?”

梁冰转过身对着李春天莫名其妙地笑,笑得她不知所措。

“那个……要是我追求你……你觉着有戏吗?”

李春天吓了一跳,已经能够清晰地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你说……追我?”

“有戏吗?”

一时间,李春天口干舌燥:“为……为什么?为什么追我?”她太紧张了。

梁冰又笑:“因为你平凡,你可能是我周围最平凡的一个女的了。”他笃定地说道,神情无比诚恳。

李春天再次愤怒,原来又被他耍了一道。她竖起眉毛,大声吼叫:“你简直在侮辱我!”

“我说的可都是真的!”

梁冰大笑,忽然他把脸凑到距离李春天很近的地方,伸手戳了戳李春天眼角下方留下的一点点疤痕:“这块儿是上次我在你们家砸东西那次弄的吧?没事儿……要是因为这点瑕疵就不出去,我娶你。”

“我走了。”

“滚!”李春天的眼里已经泪光闪闪。

17

一年又一年,日子过得飞快。每当进入12月,李春天的内心就会莫名惶恐,她不知道自己惶恐什么,只知道她的惶恐与光阴有关。

老大回北京的那一天北京下了大雪,这是这些年北京罕见的暴雪。

## 连载

给我10个亿

梅辰:“观复博物馆”中“观复”的含义是什么?

马未都:我认为观就是看,复就是重复,观复意指反复地看,有喜欢、研究的意思。一个东西你反复地看,你不是喜欢就是研究,对吧?这是简单的理解。再深一层的理解就是老子在《道德经》中有“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就是说万物都在生长,我看着你轮回,境界很高。

梅辰:观复博物馆原来一直是在琉璃厂,那地方交通挺方便的,为什么要迁到这么远的地方来?这个地方挺偏僻的。

马未都:其一是因为琉璃厂没这么大的面积;其二我认为博物馆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的地理位置。博物馆的地理位置一定是两极分化的,日本最好的博物馆在山里。我没把它迁到山里就不错了。

梅辰:嘿!那您到底是想让人看还是不想让人看啊?卢浮宫就在巴黎的市中心。

马未都:人家卢浮宫是国家级博物馆,那地方交通挺方便的,为什么要迁到这么远的地方来?这个地方挺偏僻的。

马未都:因为你是偶尔去了一次伦敦,可不就奔着名气去的了呗。

梅辰:你就是天天去,也还是觉得卢浮宫过瘾,看了还想再看。流连忘返。

马未都:国外的很多人都是看小博物馆,我们还处在初级阶段。

梅辰:您认为私人博物馆更有特色?

马未都:是。

梅辰:有什么特色?

马未都:比如说美秀,它把博物馆做到了极致。

梅辰:怎样就叫极致?

马未都:就是你能想象的博物馆的尊严它全有了。所有的藏品它都是供着的。

梅辰:您不是也都供着吗?

马未都:我供的程度还不够,我没有那样雄厚的资金。(梅:它怎么供着?)他自己在山上挖了一个山洞,你想看得预约,仪式非常隆重,不是说你随便就去了。每年仅开放固定的

一段时间。它的装修、展示、风格都很奢侈。我是没那个钱,我要是有足够的钱你所看到的观复博物馆完全不是你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

梅辰:如果您有足够的钱,您想弄成什么样?

马未都:你给我10个亿就够了。那时候任何一个来过我博物馆的人都会震惊。我希望它是“没来的人不能想象,来了的人无法复述,只能跟别人说‘你去看看吧’”10个亿就能做到。

梅辰:您想给参观者一个什么样的震撼?

马未都:它的震撼效果与你今天看到的不一样。你今天看到的观复博物馆的震撼效果已经与其他博物馆的不一样了,到目前为止,我想全国唯一一家公、私博物馆你看不到人家像我们这样的带有供奉性质的藏品陈列方式,那我还是受制于资金的限制、场地的限制。如果我有足够的资金那我做出来的肯定不是这个样。

梅辰:那是怎么样?

马未都:比如,我会用很大的一个房间仅展示一件东西,我会营造一个特定的环境来首先改变你的状态。甚至我都想过,如果我做一个特好的博物馆,假如你看宋瓷,我就有一个宋代的环境,宋代的气氛让你看。里面的家具、展品都是宋代的,包括你听到的音乐也都是宋代的曲子。我会有一个淑女在那儿弹古琴,而且我一定是让一个不会

弹琴的人在那儿弹,我可以让她老师教给她技法但不授其曲调,让她随心性而弹,别一上手来个《一江春水向东流》那就不是那个意境了!参观者还必须换上宋朝的衣服,沐浴更衣我才让你进去。绝不是你满头大汗拿着一瓶可乐、边咕咚边看我就能让你进去的……那效果马上就不一样了。为什么你一进娱乐场所你就很兴奋,你去了监狱你就特压抑,那都是环境造成的,你还是你嘛。

这些我原来都想过。没钱哪!

梅辰:假设有一天您出让一件宝贝所换来的钱就能做成这事儿,您舍得把它让出去吗?

马未都:舍得啊!

我这么一说你就觉得有意思了吧?(梅:嗯,很向往!)你就很想来不是?话说回来了,我实现这一切我得有钱是不?我要是有钱我肯定这么玩儿!倘若我发一笔大财我肯定做这事!

多多眼睛

## 人生的长度和宽度

鲁圣

假日的时候,回到故乡去。我曾经在故乡的县城工作过,听说两位当年的老领导退下来了,赋闲在家,就趁晚上的闲暇时间去拜访。他们都曾担任过副县长,当年在县城里都是炙手可热的人物。

没有想到两位目前的状况截然不同。其中一位没有什么特长和爱好,原来在职的时候分管经济,就是连养鸟钓鱼也不喜欢,退休在家,无所事事,终日唉声叹气,抱怨过河拆桥的小人,抱怨人走茶凉的世态炎凉。他



风云国画

庄常保

对我说,工作了一辈子,没有什么兴趣和爱好,现在就是黑天白天看电视打发时间。我看他明显地衰老了许多,原来那种生机勃勃的风貌再也寻觅不到了,他的人生似乎已经到了终点了。

另一位则不然。他在职的时候分管文教工作,使他有幸了解到故乡一带的风土文化,就很有心地收集了很多当地的文史资料。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日积月累地积累起来的资料,让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渐渐成为那一带文史方面的研究专家,几篇研究文章都在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我的故乡是曾子的故里,他潜心研究曾子的生平著述,在曾子研究领域也有了一定影响。我去拜访他,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我现已退休了,终于有时间静下心来做研究了,原来在职的时候,根本没有时间,耽误了多少事情啊!他给我看他正在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曾子大传》,已经完成了一半多了。他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眼睛里依然充满了那种逼人的锐气,他的人生似乎才刚刚开始。

两个人截然不同的境况,正说明了一个人生的命题:人生的长度和宽度。

站在一个县的角度说,他们两人的生人长度都已经达到了人生的制高点了。他们做到了县官的位置上,主政一方,呼风唤雨,身后是数十万民众,在一个县里,能够做到这个位置的人可